

(兩場歌劇)

# 临时工

楊更生、邱自操作

工人文藝編輯部編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兩 場 歌 劇

# 臨 時 工

楊更生 邱自操作

工人文藝編輯部編

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西安

714.7  
556  
821  
822

## 內 容 提 要

某國營木廠，把一些木料隨便放置在廢料堆旁，任風吹雨打，結果使這些好木料變壞。老王是由勞動局才調到搬運隊作臨時工的，對廠里這種不愛護國家財產的現象提出了批評，但卻遭到廠長的打擊，認為一個臨時工不應干預廠里的事。後來廠里又將這批木料按照好的價錢賣給部隊，一天正在交貨時，被老王知道了，就當廠長的面揭發了這件事，為此，老王被廠長開銷。趙書記知道此事，隨即來老王家安慰，恢復了老王的工作，並將廠長撤職。

## 臨 時 工

兩場歌劇

楊更生 邱自操作

工人文藝編輯部編

※

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）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

西安市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

※

787×1092 1/32 1/2印張•9,100字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500 定價：(5)六分

統一書號：T 10094•63

## 第一場

人：

小刘、老王、李隊長、胡厂长、張事务員。

时：某日早飯后。

地：厂长室。

景：舞台偏右有門，台左有窗，开窗可以看到过道。窗下一張办公桌，桌上有电话及其它办公用具。室内有沙發，旁有小桌，小桌上有水瓶、茶杯。桌后衣架上掛着衣帽。壁上的时鐘指着八点十分。

幕啓：小刘在整理室内。这时正是上班的时候，幕后傳來机器鋸木的响声。从窗口上可以看到过道上工人们扛着木料去裝車，他們的口里喊着号子：「嗨哟！嗨哟！」……

小刘：（向窗外揮手）同志們，努力呀！我就來幫忙……

（回头把衣架上的衣帽取下來刷灰塵。口里低低地哼着歌曲）

〔老王穿一套旧工人服，卷起袖子，滿身塵土，胸前掛有白布紅字的臨時工符号，站在窗下，用手擦汗。〕

老王：小刘，厂长呢？

小刘：啊！老王……又找厂长啥事？他剛出去。

老王：啥时回来？

小刘：你真是耍猛張飛三闖轅門呀？

老王：只要为了正事，六闖七闖又怎样？

小 刘：（嘆一口气）噯！

（唱）咱們是多年的老鄰居，

我把真話对你談。

这是國营厂，

处处規矩嚴，

前天你來提意見，

惹得厂長怒髮冲冠。

說你到厂沒几日，

不該隨便乱發言。

你到底提的是啥意見？

弄得大家心不安。

老 王：（唱）提意見为的是工作，

怎么說我是乱發言？

廢材料場的右側面，

有一堆木料像小山，

一根一根長又大，

日晒雨淋沒遮攔。

当时我把它仔細看，

已經腐爛了十之二三，

我建議厂里把它管，

免得在那里腐爛完。

小刘你說对不对，

难道我的理不端！？

小 刘：你的意見是对的，不过目前还是不要提！

老 王：为啥？

小 刘：因为你到厂里不几天，一切都不熟悉。前天你提了意見走过后，厂長把李隊長狠狠的批評了一頓。我看……

老 王：我知道我是个臨時工，可是臨時工就應該眼睜睜看着人民財產受損失，不去管嗎？

〔这时，李隊長在幕后大声的喊：「嗨！同志們，加把勁，快裝完啦！」〕

小 刘：老王，大家都在忙，你为啥还不去？

老 王：去？我就是为了这事來找厂長的。

〔李隊長拿着筆記本上。〕

李隊長：小刘，厂長還沒回來？

小 刘：沒有，李隊長。

老 王：（走近李）李隊長，我問你一件事……

李隊長：嗨！你为啥又跑到这兒來呀？剛進厂的人應該守本分。前天你到这兒胡乱提意見，叫厂長过后訓了我一頓……大家都在忙，你为啥不去运料？

老 王：問清楚了再搬。这批料厂里不用，听說賣給部隊了，不知干啥用？

李隊長：你管人家干啥用呀？

（唱）你狗咬耗子多管閑，

这事不要你把心担，

領導上的事你管不了，

應該多做活來少發言。（指王胸前符号）

爭取早把这塊布來換，

免給自己找麻煩。

老 王： 啥？

（唱） 我虽到厂沒几天，

可是把工厂当家看。

临时工同样也是人，

为何不讓我提意見？

我的意見若不对，

請你当面向我談。

李隊長： 現在沒時間和你談，不过你自己要知趣点。要提意見，首先得考慮一下自己的身份。（冷笑）嘿！地皮都沒踩热，就这样隨便，真是……

老 王： 隊長，你……

〔電話鈴响。〕

李隊長： （接電話）喂！ 厂長嗎？ ……我是李隊長。 …… 你同張事務員馬上要過來嗎？ ……啊……木料已經裝好了……合同已經訂了？ ……对，对！ （放下電話向刘） 厂長要同部隊的張事務員過來了， （指王）叫他出去。我点件去了。（急下）

小 刘： （唱） 叫老王，快出去，

休为閑事空着急，

你是初次到厂里，

哪有这多的意見提？

厂長、隊長都是怪脾气，

得罪他們为怎的？

老 王： （唱） 只要我不是为自己，

有了意見偏要提！

小 刘：唉！老王，

（唱）昨天有事回家轉，

碰上大嫂到我家借竹籃。

她再三叫我把你勸，

剛進工廠少發言。

上年你在「合記」木廠里，

為提意見打飯碗，

如今進了國營廠，

安心工作再莫把閑事管。

（白）同志，算了吧！

老 王：（嘆氣）算了！（出門又返回）小刘，你給我打听一下，部隊買這批料干啥？

小 刘：少管，少管……（老王下，刘自言自語地）人倒是個好人，做活肯賣勁，就是脾氣強，嘴快。何苦啊？

（外面有汽車喇叭聲）廠長回來了！

〔胡廠長手提皮包上。〕

胡廠長：把李隊長送給我的那包特級花茶取出來，準備客人來喝。（坐下來吸煙）

小 刘：好。（在抽屜取出茶葉筒，又取出兩個茶杯，一杯倒上水送廠長面前，一杯放好茶葉，放到桌上）是不是經理要來？廠長。

胡廠長：什麼經理？部隊上買料來的事務員同志，……去叫李隊長馬上來。

小 刘：是。（下）

〔廠長望了望壁上的鐘，在皮夾內取出合同，看了一看，〕

感到很滿意，點頭微笑。李隊長上。

李隊長：廠長回來啦！張事務員還沒來？

胡廠長：他到銀行取款去了，馬上來，你準備好了嗎？

李隊長：好了，來了就點件。沒啥問題嗎？

胡廠長：他們目前急需，問題倒沒有啥。……不過我擔心一件事，找你商量。（低聲地）這批料有很多質量不好，讓人家發現了怎麼辦？

李隊長：這問題我也考慮過。剛才裝料的時候，是我親自指揮，那些次料全裝在車下了，從表面上搭眼一看，是不會辨別出來的。

胡廠長：辦得好！

李隊長：廠長，有個小問題。前天向你提意見的那個老王，剛才又來問這批木料運到那兒去，我訓了他一頓，這傢伙真討厭。

胡廠長：這傢伙是誰介紹來的？

李隊長：勞動局介紹的。木工隊不差人，是暫時調在搬運隊作臨時工的。

胡廠長：你們真糊塗，既然木工隊不差人，就不該用嘛！

李隊長：人事科說是廠長的意見……

胡廠長：（想了想）嗯！這是上星期的事，誰知道他是這樣一個人。

（唱）自從這冒失鬼提意見，

這件事弄得我好為難。

追根源前任廠長有責任，

可是我也不該讓它呆到今天。

本想留下在厂內用，

成品出厂信譽有关。

要是不把它往出賣，

領導上知道了更麻煩。

幸好遇着部隊把营房建，

不然，要解决这問題实在难。

目前只要合同盖印鑑，

賣出去的貨物概不退换。

李隊長：只要他們在合同上盖了印鑑：問題就解决啦！

〔小刘領部隊張事務員上。〕

小刘：厂長，客來啦！（忙过去倒茶）

胡厂長：請坐！請坐！

李隊長：（从小刘手中接茶送到張面前）請喝茶。

胡厂長：介紹介紹。这是張同志，这是我厂李隊長。（張李

二人握手）張同志，料在厂門外裝了車，都看見了

嗎？一色的好貨啊！

李隊長：張同志，我陪你去点件吧。

張事務：（唱）点件这事很容易，

我有兩句話向你們提：

剛才我把木料看一遍，

觉得有些質量比較低。

咱們拿去修营房，

是不是会成問題？

李隊長：（唱）这批料本在路旁放，

行人來往踩了些灰泥。

原是一批好杉料，

修建营房最合宜。

胡厂长：你看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全是好料。（把写好的合同交张）

李队长：咱们是国营木厂呀！哈……哈……

张事务：我也相信你们是国营机构……。

〔张在背包中取出支票和印鑑，李忙取印泥盒，张正准备盖印，老王突然进来。〕

老 王：同志，不要忙着盖印。

胡厂长、李队长：哈！（惊慌）

老 王：解放军同志，你们买这料是修营房吗？

张事务：是呀！

老 王：这是坏料呀！

张事务：（一怔）坏料？

老 王：（唱）叫声同志听我讲，

这料怎能修营房？

大部都被水湿透，

有些还被蛀虫伤，

放置时间两年整，

厂长怕受批评心内慌；

假充好料卖出厂，

欺骗自己人不应当；

不信你仔细检查一下，

就知我说话不荒唐。

〔张望了下厂长及李，二人面红，哭笑不得。〕

張事務：（向王）同志，這是一件大事呀，你這樣說……可要負責任的。

老 王：（氣憤地拍胸）我完全負責！

李隊長：他是神經病，張同志，用不着同他說！

胡廠長：神經！小劉，把他弄出去！

老 王：別急，我自然會出去！

（唱）廠長做事欠考慮，

一錯再錯不應當。

木料本該早處理，

任它腐爛為那樁？

壞料自己怕利用，

賣給解放軍修營房，

不是老王不答應，

這事對國防建設有影響。

胡廠長：胡說些什麼，快去……

〔張明瞭了一切，感動地上前握手。〕

張事務：同志，你真是個好工人。你叫什麼？

老 王：我叫老王，是這兒運輸隊的臨時工！

張事務：你給部隊上挽救了一筆很大的損失！

胡廠長：張同志，他是……

張事務：廠長同志，我明白了。你是國營企業的領導人，這種做法……對得起人民嗎？（走過去同老王握手）老王同志，謝謝你，再見。

〔張收起支票、印鑑下；廠長、李隊長啼笑皆非。〕

——幕落

## 第二場

人：

老王、王妻、趙書記、胡廠長、李隊長。

時：前場的第二天。

地：老王家里。

景：一个普通工人的家里，有簡單的桌椅，牆上掛有木工的工具箱。

幕啓：王妻正在做鞋底。

老王妻：（唱）重陽時節菊花鮮，

不冷不熱做活天。

我家老王進了廠，

做活做得不歇肩，

他為人民流着汗，

我給他做雙新鞋穿。

等到這月工做滿，

再給他縫件新衣衫。

（白）我家老王進廠好幾天啦！國營廠，多好呀。

今後決不會像上年那樣了……他腳上的鞋決爛了，

我給他趕做一雙新的。

（唱）一隻鞋兒七寸長，

白布底子青布幫，

老王穿它進了廠，

走路輕快工作強，

年終爭取當模範，

我在人前也榮光。

〔王情緒沮喪地上。〕

老 王：他媽的，硬有這樣不講理的事。不明不白的把我開銷了。出廠來在朋友家住了一天，回去怎樣向老婆講啊！（思索）……咳！

（唱）不是我老王硬逞強，

揭發壞事理應當。

說甚么無面見妻子，

又不是犯了啥錯誤臉無光。

只要實情對她講，

想她會把我原諒。

（白）到家啦！（欲進又退。稍停，才鼓着勇氣進去）

老王妻：啊呀！你回來啦！

老 王：唔……（坐下）

老王妻：（扳着指頭算日子）五、六、七，一二三四五……今天  
是星期五，你才去一星期，半路回來啥事？

老 王：唉！人家不要了！

老王妻：把工作又丟了！？

老 王：嗯……

老王妻：好容易進了國營廠，為啥會把工作丟了？

老 王：為啥？為提意見嘛！

老王妻：你一輩子就生了這個壞毛病，我看你……

老 王：這怎么算壞毛病？

（唱）自從進工廠，

搬運隊里把臨時工當。

厂里堆下大堆料，  
 風吹雨打蛀虫伤，  
 我向厂長提意見，  
 請他及时处理作主張，  
 誰知他不把好办法想，  
 賣給解放軍修营房。  
 是你也該去揭發，  
 我是工人为啥不开腔？  
 我当着解放軍同志把他檢舉，  
 羞得厂長臉無光，  
 因此上才藉口不要我，  
 难道你也說錯在我身上？

老王妻：你說的是真的？

老 王：誰哄你干啥？

老王妻：你的那意見提得好！解放軍保护咱們的國家和人民，  
 把坏料賣給他們修营房，影响國防建設。这样的厂  
 長，就是我，也要揭發他，批評他……

老 王：好，这才像个新社会的妇女。……不过，以后的生  
 活可就要困难一点了……

老王妻：上半年你沒工作，日子不是也过下來了？共產党領  
 導下的社会，只要兩只手能動，还愁餓着？从今天  
 起，你去找零活做，（指牆上的工具箱）担起它，轉  
 轉街，等候劳动局处理；我替人家洗洗衣服，随便  
 也能过活下去……你餓了沒有，我給你端飯去！

老 王：不！还不餓，等孩子放学回來一塊吃吧！

老王妻：看你一身的塵土啊！換換衣服吧？我去給你拿來。

（下）

〔老王感激地望妻下，微笑地嘆了一口氣。少頃，妻拿衣服上。〕

先把衣服換了，我去割一斤肉回來，等孩子放了學咱吃餃子。（愉快地下）

〔王感到一陣溫暖，來回走了幾步。看了看工具箱，剛要換衣服，妻急上，悄悄地喊老王。〕

老 王：啥事這樣慌？

老王妻：（唱）我剛走到巷口上，  
有三個人在問老王。  
前頭那個有人喊他胡廠長，  
中間那個穿着呢上裝，  
後邊的好像你們李隊長，  
這時候已經過東院牆……  
我看一定有啥事，  
老王你快快定主張。

老 王：怕啥，我去看看……

〔王出門，正遇見趙書記、胡廠長、李隊長上。〕

趙書記：請問你，老王的家在……

胡廠長：他就是老王。

趙書記：（親熱地與王握手）我們來看你。（向眾人）進去坐坐吧！

老王妻：啊！坐坐，請進屋里。（進屋）

趙書記：（唱）老王同志休懷疑，

我們特地來看你，  
 你的意見很正確，  
 不該叫你受委屈。  
 昨天部隊領導人給總廠提意見，  
 同時再三表揚你。  
 黨是一輪紅太陽，  
 事兒總會弄澈底。

老 王：（驚喜）啊！我就是愛提意見……唔！你是總廠來的……

胡廠長：這是總廠黨委會趙書記。

老 王：唔！趙書記……

趙書記：總廠已經研究了這次事件。胡廠長官僚主義嚴重，給他撤職留任的處分；李隊長撤職，調去學習。組織上派你暫時代理隊長。老王同志，你还有什么意見嗎？

老 王：（感動的不知如何好）唔……我……

胡廠長：（誠懇地和王握手）老王同志，我以後一定要虛心听取群眾意見……還要你幫助……

老 王：趙書記，我……我感謝黨，感謝你們……

趙書記：同志，明天早些到廠里去。（欲走）

老 王：是……

老王妻：同志，你們都不要走，在這裡吃餃子……

——幕落